

词五首

宗璞

渔家傲

洛阳秋来花似锦
清寒如水花香沁
四时遍赏百家花
秋声近
玉簪朵朵排仙阵
濂溪荷面红褪尽
渊明菊影重相印
花行岁岁有归期
不需问
人行老去无音信
渔家傲（又一首）
竹丛晨见蓝数点
喇叭花开精神显
的打打吹得欢
听不见？
万众心头传微电
龟年已去清九转
八音合奏待红毯
花底寻声有寒蝉
抬头看
朝颜(注1)露水滴成串
卜算子
伟哉阿波罗(注2)
飞车破云埃
手捧太阳送万家
照亮心火
人与天地参
人人要平坐
智慧女神馈美酒
同上公理课
如梦令
昨夜笛声断续
吹破清梦几回
想是白发人
自述胸中块垒
是谁？是谁？
好将往事放飞？
生查子
君自澳洲来
月光疑为雪
我自华夏去
雪色以为月
同时不同景
同景地有别
人生多变幻
常记不同解
注1：喇叭花，又名朝颜。注2：小区大门前，有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铜像。（2016年9月）

今年两次去东西欧洲旅游，最大的感受是相遇的所有人都热情待人，如有困难、哪怕是一点点麻烦总有人热心相助，极为周到，也极为真诚。

为了旅行更个性化，更有趣味，我们选择了自由行，没有导游、没有当地亲友，同行的也多是老年人。事先做多功课也有疏漏的地方，再详细的地图上也有没画到的小街巷，手机导航也常常缺了最后几百米……每天都碰到大大小小的麻烦，每次都求助当地人，每个问题都得到圆满解决，无一冷遇。

举几个例子：

某日从巴黎南站去枫丹白露，若干站台，许多列车，不懂法语，于是用英语问不远处一位先生，那位先生指一指近处的一列车说，平常是这个站台这个列车，但今天是不是还要等广播。之后见他不时用余光注意我们。过了一会喇叭响了，说的是法语。那位先生过来说就是这列车，再等几分钟就可以上车了。郊区列车不对号，可以随便坐，那位先生看我们上了车，再从旁边拿起自己的行李跟我们上了同一节厢，这时我才发现，他不仅提着一个看似很沉重的大包，还背着一个大提琴盒。车开了，“大提琴先生”又来说，今天是周末，火车不停距离枫丹白露最近的车站，要在前一个站下车再换乘公交。到站了，“大提琴先生”提着包背着琴随我们下了车，他也不熟悉这里，找一个又一个人问，拐了一个又一个弯，找到了巴士车站。等车到了，他又找司机确认，才让我们上车，还跟司机叮嘱了几句，多半是请司机提醒我们下车。之后挥手一笑离去，这时我们才想

起：他的目的地是哪儿呢？

伦敦的天气忽冷忽热，刮风下雨时我都戴着帽子御寒，那天从帝国战争博物馆出来，冷风一吹，我发现帽子不知去向，博物馆里有暖气，参观了一个多小时，帽子何时不见了全然不觉。我回博物馆找了几处可能遗失的地方都没找到，只好到一楼大厅询问，服务台一时没人，只见大厅边站着一位工作人员，走上前问他有没有人捡到帽子。他笑笑说，请跟我走。走到一条走廊口，他说请你稍等。几分钟后，他拿着我的帽子回来了。有六层展厅，这么大、这么多人进出的一个博物馆，我的帽子如何能准确找回，我猜想捡到的遗失物品可能通过耳麦告知了每个员工，因此他们都能帮助物归原主。

在巴黎五区找一个景点，路太多太复杂，导航也不甚清楚，小街上人不多，只看见一位遛狗的老人，向他问路，他带着我们弯弯曲曲地走着，不时介绍路过的景点，这里是古斗兽场，那边是海明威故居……走着走着，小狗蹲下不走了。老先生对狗说了几句，然后告诉我们，这里是他家，狗到家不想走了，他已跟狗说了，客人还没找到地方。接着牵着小狗继续为我们带路。

巴黎地铁换乘，有的车站简单，到对面站台或上一层楼梯就行，也有的极其复杂，要绕来绕去。有一天在地铁里迷了路，请教一位迎面而来的女士，她也不清楚，便从挎包里拿出一张大地图，一手在墙上展开图，一手在上面指划，然后让我们跟她走，上楼梯拐弯，再上滚梯再拐弯，找到了我们要换乘的车。女士也上了同一趟车，我又想，她原来要去哪儿呢？还是因巴黎四通八达，她换一种换乘方式也能到要去的地方。

还是在巴黎，坐公交车去卢浮宫，到了一个车站，司机说了几句话，我们一行人不懂法语。车开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从后面挤到我们身边，用英语问：“你们是去卢浮宫吧？你们听不懂法语吧？刚才司机说因修路，卢浮宫站不停车，请去那里的乘客在前一站下车。”又到站

了，我们下了车，打算到路对面再坐反向车回去，不想老妇人也下了车，赶上前来说，这条路是单行线，没有去卢浮宫的车，你们只能走着去，接着指指远处卢浮宫的屋顶说，看，就在那里，十分钟就能到。我们道谢朝卢浮宫走去，回头看，老人还在路边看着我们。我还是那个疑问，她原来要去哪儿？

在伦敦乘地铁换公交回住处，平常多乘295路，那天来了一辆同向的7路，问驾驶员，到我们去的站吗，他点头，我们上了车。以往每次乘车，都是看到住处对面的教堂就下，到了一个站，与我们前后上车的两位先生都过来提醒，你们应该下车了。正疑惑没看见周围熟悉的景物时，一位先生说，这条路东西向，其他车停东口，7路停的是西口。想必是这两位听到上车时我们的问话，并一直留意准备提醒我们这些外国人。

旅行途中，找每一个人问路，如要拐几个弯，被问的人都是带我们走到最后的一个拐弯处，不是剩下的路直走就到，就是已看到要去的建筑物，不让我们再有麻烦。有人是被问、有人是主动，每一位都热情，每一位都诚挚，让陌生的异乡人不仅是解决了问题，更是感到温暖。

在我生活的城市，常有人问路，我顶多是指一指、答两句而已，从没为生人带过路，也从没想过别人还不会再有麻烦，从国外回来，我想如再遇到有人问路一定要热情相待，尤其是对外地人、外国人、每一位陌生人。

如果听不到蝉叫，夏天就算白过。

夏天起码有两种鸣虫，越热越叫，一是俗名“叫哥哥”的蛴螬，另一种就是蝉。蝉喜欢同声大合唱，一唱起来就没完没了，而蛴螬却叫叫歇歇，像是很懂得养生。蝉的叫声有金属味道，闭上眼睛仔细听，仿若有千万只手在那里捏了片碎铁皮在抖。蛴螬声则杂了许多，比较浑厚，一过立秋，蛴螬叫声要变了，不再兴致盎然，它们疲惫下来，累了。坚持到白露如果还活着，叫声则愈加不堪，沙沙沙，沙沙沙，气若游丝。我最喜欢绿蛴螬，漂亮，迎着太阳看，身体几乎透明。铁蛴螬颜色稍差，但叫声高昂，让人想到京剧里的“花脸”，它要是一开口，哪怕是成群成片的蝉鸣也盖不过。记忆中，我奶奶冬日曾养了两只蛴螬，小心地挂在暖气近处，这家伙一到半夜就叫，叫声执着。那天在院子里碰到隔壁邻居，他问我：你们家怎么半夜还在拉锯呢？

山西北部蝉很少，山里的绿蝉个头很小，跟马蜂差不多，叫声尖厉，极短的一声，你刚要仔细听，“吱”的一下，没了。突然又“吱”一声，这已经不是刚才的那一只了。这蝉只出现在山里，城里没有。奶奶说蝉可以吃，用火烧熟后的味道据说有点像五花肉。我没试过。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早前有卖油炸蝉的，个头很大，用竹签串着，不时有行人驻足，买一串举起来就是一口，嘎吱嘎吱，吃的真香，看着有点吓人。

蝉在中国，好像埃及人把在平坦地面上拼命转动粪球的甲虫们侍奉为“太阳神”，说的是屎壳郎，也叫粪金龟，学名蜣螂的。足以说明其地位之高。古人对蝉心怀敬畏，古玩儿店里有卖玉蝉的，大点的是含蝉，人死后把它含在嘴里，希望得以重生，小的是佩饰，做装饰用，我奶奶烟锅上有时突然出现一两个，说是锄地时捡的。白石老人很喜欢画蝉，一种黑蝉。据说老先生笔下的蝉无论落在什么地方，通通都头朝上，别人迷惑，说蝉的身体重量大都集中在头部，头朝上怎么行，还不翻个大跟头！你说你的，老人照旧画，头朝上的蝉。

中药里有一味叫“蝉蜕”。赭黄色，空空一个壳儿。能治啥病？不清楚。有时去中药铺，我喜欢看中药名——过江龙，徐长卿——是人么么？晋北乡下有个游戏叫“黏知了”，找一根长树杈子，然后找蜘蛛网，要把蛛网三拧两拧拧到树杈子上，这可是个技术活，稍不注意就糟成了一团，这不行，循着蝉声去找，树杈子慢慢往过探伸，“吱”的一声，那蝉还没等飞起来，已经黏住了。动弹不得。男孩子们比赛谁粘的多，到后拿家去，做了大人的下酒小佐。

北京前门大栅栏卖的蝉都是人工喂养的，我问卖油炸蝉的小贩，怎么个养法？他说不来了。我查遍《中国鸣虫大全》也毫无结果，倒是发现了一个词——“蝉鸣如雨”。闭上眼听听，嘿，还真像。暴雨如注！

曾经，到南京一家海鲜楼吃饭。主人是这家店的老板，精通食材。鱼蟹虾贝都是同类中好的，记得蚝是法国吉拉多。新鲜自不说，而且齐全。两天下来，除了鲜松露和河豚鱼刺身没吃到，其他榜上有名的大都领略了。有时，还打破常规，比如大竹荚鱼和金目鲷刺身一般不同时上，但为了比较，也一起上了。

应该算，这是近年来丰盛而好的饭。吃一次饭，听主人介绍，好像上了一课。不过回来后，只记得好吃和东西多，跟在佩鲁贾一家酒庄吃米其林厨师的席一样，吃什么反倒不清晰了。主人告诉我们，食材

那天，吃过晚饭，一个人去楼下的空地散步，走着走着，看到了这样一幕可爱的场景：一位老大爷，正高高地举着手机，对着夕阳落下的地方拍照。我饶有兴趣地走到大爷身边，好奇地瞅了两眼，人家正在自拍呢！

我看到，老大爷娴熟地操作着手机上的功能，并不时地调整着自己的头部，想要选择一个最佳的拍摄角度。不过，也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大爷在按拍时，手总是在不停地微微颤抖，于是，自拍出来的照片效果并不清晰。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这是多么一个欢乐的时刻，又是多么一件美好的事呢。最后，我自告奋勇地上前要帮助老大爷拍照。大爷开心地答应了。一聊，大爷今年竟已75岁的高龄！好一个童心未泯的大爷啊。

我拿过了老大爷的手机，在喊“一、二、三”的时候，老大爷害羞地闭上了嘴巴。我示意他神情放松些，老大爷却腼腆地对我说，嘴里没剩下几颗牙，一笑，怕照出来的效果不好。我听后哈哈大笑。大爷也不由自主地笑出了声，我立即按下拍摄键。临分手时，老大爷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正在学习如何用微信，会将我帮拍的照片发到朋友圈里……

这是一位拥有怎样心态的老大爷啊：爽朗，上进，开心，平和。许多时候，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我们总会联想到风烛残年。可眼前的老大爷，却让我有了深刻的反思。

玩自拍的老大爷

姚秦川

坚持不让女儿在业余时间学习学科知识，这是女儿有友出生后，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能坚持多久，未知，至少目前上幼儿园大班的女儿，只接受了两种艺术类的教育——舞蹈、钢琴。而我，则成了一个“蹭课”的妈妈。有友爸爸笑话我：“30岁前没见过你那么多爱好，30岁后大爆发啊！”

有友最先学的是爵士舞，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刚学了几堂课后，老师给我的回复是：“娃上课认真，动作标准，可是不记动作。”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回家复习时，娃完全不记得后上课学了什么。可上课时，家长不能在教室里，这可怎么办？我只能“皮厚”了。我跟老师说，希望能让我坐在教室角落，默默地旁听。意外的是，老师居然答应了。于是，我拍照，录像，不行再记点小笔记。回家，我对着笔记和录像，先自学。学会后，一个一个动作分解开来教娃。还真别说，镜子里看看，我觉得自己跳得还不错。娃在我的“高压”教学法每日复习训练下，倒也记住了动作。在跳舞队列中，也从后排，调到了最前排。爵士舞摇头晃脑、略加夸张的动作，娃越来越到位。今年7月，娃参加了爵士舞一级考试，取得了“优秀”的好成绩。我甚至觉得，如果我去参加考试，拿个优秀回来也不在话下。

再说学钢琴。学钢琴这事，完全是同事撺掇我干的。女儿从小爱唱歌，似乎有那么点音乐细胞，同事又是个特别爱听

同门师姐妹

丛歌

钢琴演奏的人，在他的多次撺掇下，我决定买钢琴。买钢琴这事，还得到了我妈的资助，她说她的一大遗憾就是没让我学钢琴。而这句，促成了我跟娃成为“同门师姐妹”。很多人说，大人学钢琴，没有小孩学得快，为了能跟上娃的节奏，我被逼必须

须“笨鸟先飞”，勤学苦练。而有友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我抢钢琴。只要我坐上琴凳，弹出声音，无论她在干什么，都会三步并作两步跑来，嘴里还嚷嚷：“我弹，我弹！”有一次去上课，老师一听就发现我没有好好练，而娃则是所有曲子一次通过。老师问我原因，我不得不招：“有友跟我抢琴练。”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你也得好好练哦。”然后，老师又做娃的思想工作：“妈妈练琴也很重要，一定不能和妈妈抢哦。”有友弹琴，有畏难情绪，一练新的曲目，她就坐不住了，弹熟后，反而日日反复弹。作为同门师姐妹，我必须想

雾江水暖（水彩画）

金国明

点办法，所以每次上完课，基本都是我先练会，睁大眼睛盯着她，不让她有任何捣浆糊的地方。

明年暑假，娃娃就要幼升小了，我没打算给她报幼小衔接的班，倒是准备让她去学游泳，我脑子的算是：我又可以蹭课啦。不过，我觉得课必须得蹭，因为这样，娃才没机会在家练习时捣浆糊，不过也感谢有友艺术学习时遇到的老师，让我有机会成为她的“同门师姐”。

为什么让孩子从小就学琴棋书画？

明请看本栏。

为什么让孩子从小就学琴棋书画？明请看本栏。